

第一章

“这话是你来说，还是我来？”玛汀问道。

利维打量着二人面前的尸体，叹了口气。菲利普·德雷耶僵直地坐在他那豪华的人体工学办公椅里，双臂搁在硕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上，仿佛正在欢迎客户的到来——只不过这一场景惨遭破坏：他的脑袋无力地往后歪向一边，喉咙处从左到右豁着一道大口子。鲜血浸透了他的设计师款西装，在书桌边缘汇聚成一滩。

他的眼睛还睁着。

“我们在追查的可能是一名连环杀人犯。”利维说。

于是玛汀就负责唱反调了，她马上接口道：“两具遇害手法相似的尸体，不能证明有连环杀手出没。更何况作案模式还没有定论呢。”她一口纯正的夫拉特布什区[1]口音，只有在激动的时候，才会蹦出些许抑扬顿挫的海地方言。

利维走向书桌。虽然已经戴好丁腈手套，他还是习惯性地双手揣在兜里。

在这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在他周围嗡嗡作业：穿制服的巡警们站在门口交谈；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拍下照片；犯罪现场调查科对整个房间展开拖网式的网格搜索。这些都不是利维所关心的，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一处细节上。

一张卡片从德雷耶的外套胸袋里冒出一截，上面沾满了还在

滴落的血液，但依然能看出那是一张扑克牌——黑桃七。

利维绕到书桌另一边，看到一块染血的方巾——这件饰品原本揣在德雷耶的胸袋里，如今却被随意弃置在了死者身边的地上。他记下这个位置，然后回到玛汀那里。“黑桃七，跟比利·坎贝尔的案子一样。”

“有够惊悚的，”她说，“但咱们还是别太早下结论。”

“一般的杀人犯是不会留下死亡名片[2]的。”

“为了误导警方，凶手也可能留下假证据来掩饰自己的动机。”

他点点头。“你觉得还有人同时具有杀害这两个人的动机？”他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两起案子之间有什么可关联的。除了两人都是中年白人男性——还有这诡异的凶案现场——德雷耶和坎贝尔之间没有丝毫共同点。德雷耶是一名事业如日中天的财富管理顾问，他所属的“天际金融服务”是一家富有盛誉的金融理财公司；坎贝尔则是个终日混迹于酒吧的二流子，身负数起家庭暴力和携带毒品的指控，但他不知怎么地总能脱罪。这两人身处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吧。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也比连环杀手盯上他们的几率要高。”

在坎贝尔案现场发现的扑克牌属于高度保密信息。除非警局内部有人走漏了风声，还要配上一个消息灵通的模仿犯，否则这两人准是死于同一个凶手手下。利维希望这两起凶案的动机都是私人恩怨，这会大大降低抓捕凶手的难度。

他站到德雷耶尸体的正后方，俯视着椅子和桌子。验尸官还没到，不过以他担任凶杀组警探这四年里观摩犯罪现场的经验来看，利维推断死亡时间大约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前。死者是被人从身后割喉，死因是失血过多.....

站在对面的玛汀皱起眉头，倾身上前打量起尸体。富有弹性的小卷发络盖住了她的眼帘，她不耐烦地摇摇头把它们甩开。“没有挣扎的痕迹。”

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慢慢转了一圈身，他对着整个房间环视一番。

这是间气派的办公室，一排清一色的落地大玻璃窗正对着门，隔着二十五层楼的高度，呈现出下方拉斯维加斯长街[3]五光十色的曼妙景象。德雷耶的办公桌处在这排落地窗的正中，他坐着的办公椅离身后的玻璃只有几尺之隔。进入办公室的唯一入口就是办公桌对着的房门，与桌子稍稍对斜，除此以外，宽敞溜光的硬木地板上别无他物。

结论：德雷耶背后并没有多少空间可供凶手站立，凶手接近他时，被害人也绝不可能一点警醒都没有。然而从现场来看，德雷耶甚至都没起身离开过椅子。过会儿等允许移动尸体的时候，利维得再凑近点查看，但从死者的胳膊和双手上，他看不出有任何自卫防御的伤痕。

“凶手趁其不备下的手？”利维表示怀疑。

“换你的话，你能放心让他们在你坐着的时候站到你身后的人，能有几个？”

少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还有余。他继续绕着桌子调查。

桌上的一切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德雷耶没有抓握任何东西，既没有为了自卫反抗去拿什么，也没有在喉咙被划开后因惊恐而搞乱桌面。当然，凶手可以在德雷耶死后再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布置现场，但要是那样的话，血迹就不该是眼下这样的了。

就眼下的情况来看，利维得出的假设是：德雷耶老老实实地坐着，任由某人割开他的喉咙，并保持坐着一动不动直到失血而死。为什么？

离德雷耶右手边几英寸的地方，摆着一只水晶玻璃平底杯，里面盛着少许的琥珀色液体。利维眯了眯眼。

“坎贝尔死前嗑嗨了，对吧？”他问玛汀。

“对，能嗑的都嗑了。不过这人要有不嗨的时候，我才觉得稀奇呢。”

“具体嗑了些什么？”

她从外套内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了翻。“麻黄碱，可测剂量的羟考酮和阿德拉，大麻有那么些吧，还有……”她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声，“克他命[4]。剂量相当大。”

她与利维对视，然后两人双双将视线投向桌上那只玻璃杯。

克他命是一种解离性药物，大剂量会导致服用者精神恍惚，甚至诱发暂时性的瘫痪麻痹。足够剂量的克他命可以让受害人在遇袭时丧失抵抗能力，这也是它有时被用于约会强奸的

原因之一。

坎贝尔是个积习难改的瘾君子，因此他的毒理学报告结果并未引起关注。但倘若从德雷耶身上也检测出克他命，那这两起案件就有了强有力的关联和确凿线索。

利维冲一名犯罪现场调查员挥手，对方马上放下手头的活儿，迅速来到他跟前。

“什么事，艾布拉姆斯警探？”

“麻烦你等会儿处理书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那个杯子。我需要杯内液体和里面残留物的毒理学报告各一份。还有指纹。”

“没问题，长官。”技术员姑娘记下笔记备忘，然后回到她的同事们中间去了。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等利维重回书桌前，玛汀说，“既然决定了要杀人，也费尽心机把对方药倒了，那为什么不干脆让被害人死于用药过量呢？”

“凶手想要割他的喉，”他静静说道，“用药物杀人和用刀杀人不是一回事。药物没有那种亲自下手处之而后快的原始满足感。没有鲜血，没有激情。”

“天。”她说完沉默了好一会儿，咬着下嘴唇作思考状。“好吧。也就是说，凶手的目的是割喉，但先把受害人用药物迷晕了，因为……要保持现场干净，不想弄出大动静，不想冒险让受害者有机会大声呼救或者制造太大动静引来关注。又或是凶手冒不起那个风险，因为一旦有机会反抗，受害人就有

大几率会胜出。”

“行凶者的体格可能比这名死者——比这几名死者——小。”

“如果真是连环杀手的话……”

利维摇摇头。“我们还是不要先入为主了。你是对的，单凭两具尸体还不足以支撑这个推论。我们首先还是得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调查。”

可抛开推理逻辑，一股恶心不安的感觉压在利维心口，这是他凭经验和直觉感受到的。从玛汀脸上的表情判断，她也有类似的感觉。

尽管已经知道回答会是什么，他还是问道：“你是想留在这里监理犯罪现场，还是去找那个发现尸体的女人问话？”玛汀具备天生的领袖素质，总是自然而然地占据着指挥者的位置，而利维则更喜欢一对一地跟人打交道。

“我留下，”她回答，然后又补充一句，“大半夜了，我才不要跑去郡拘留所呢。”

她补充的那句让利维感到意外——怎么能把目击证人往克拉克郡拘留所[5]里送？“她去那儿干嘛呢？”

“你没听说v？她袭击了负责此案的警员。”

利维眨眨眼。“什么？为什么？”

“她是东欧人——听说是乌克兰还是哪儿的——我猜她不怎么信任警方吧。也不知是哪个一拍脑袋的家伙威胁说要是她不肯

合作，就把移民局的人叫来。她跑了，那人追上去，结果被她一拳打在了下巴上。”

利维翻了个白眼，说：“是哪位警员啊？”

玛汀坏笑道：“猜猜看。”

“吉布斯。”他嫌弃道。乔纳·吉布斯是个做事冲动的愣头青，外加口无遮拦且有勇无脑。“这家伙迟早有一天会让警局吃官司的。”

“嗯，没准挂个大彩就能让他消停一阵子呢。”

利维看了看手表，估算了一下他得在拘留所先花多少时间摆平这破事，然后才能找证人问话。算完后，他叹了口气。他每天要上十个小时的班，被叫来现场之前本来都快下班了；他和玛汀本就在料理坎贝尔那桩案子，结果一名巡警注意到了两起案子的关联，这桩也被塞到了他们手上，哪怕按照排班，这本不该他们来管。

“不敢相信，我又要取消跟斯坦顿的约会。他会不高兴的。”

玛汀不以为意地摆摆手。“既然跟警察谈恋爱，就得有这个觉悟。这都谈了三年了不是？他会习惯的。”

利维没有接话。最近，斯坦顿经常拿利维那又长又不规律的工作时间说事，说得还挺直接，说他如何不把自己的安危当回事，以及这会对他俩的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斯坦顿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自从—

“瓦尔库警探，你这会儿有空吗？”负责拍摄罪案现场的摄影

师弗雷德说。此人之前与他俩合作过多次，早就看出来玛汀是二人中的老大，都不需要问的。

利维寻机道别，然后就出去了。他在门口找到管事的警员，在犯罪现场登记表上签好字，脱下手套和鞋套，穿过地毯铺得厚厚实实的走廊，来到处于二十五楼中心位置的电梯口，按了向下的按钮。

在等电梯时，他留意到角落处有个监控摄像头，对电梯外进行全景监控，还能照顾到两头走廊的好长一段距离。他掏出手机给玛汀发了条短信。

也许他们能有收获呢。

* * *

多米尼克按下了门铃。这栋位于亨德森市[6]的美式小平房有着灰泥粉刷的墙面和陶瓦屋顶，与周围的沙漠风光融为一体。在这样一个夜晚，它跟这个郊外街区内的其余十几座宅子一样，经历了白天的喧哗，正慢慢安静下来，即将随着整条街的住户们一起入睡。

等门的时候，他拽了拽头上大红色的棒球帽帽檐，再活络活络肩膀，他穿着与帽子配套的防风外套，上面都印着“彼得珍选披萨”的醒目标志。这家当地连锁店的经理觉得协助参与抓捕逃犯的行动是桩超带感的事，所以特别积极主动地配合他的工作。可即便是店里能找到的最大号员工装，对于多米尼克这个肌肉发达的彪形巨汉来说，也只算是堪堪挤得进

去。

前排窗户的百叶窗扇动了一下。没几秒钟，丹尼·鲁伊兹打开门，眼睛紧盯着多米尼克左手上的披萨盒子。

多米尼克强压住心头油然而生的胜利喜悦。这可是他吃过不少教训才学会的，在把目标转交到警察手里之前，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过程中有太多容易横生的枝节。

“有够久的，老兄，”鲁伊兹伸出一只手来拿披萨，另一只手递出一把现金给多米尼克，“电话里那人说只要半个钟头。”

电话里那人可没想过要算上经理把鲁伊兹订餐的消息通知给多米尼克的时间，也没算多米尼克做准备的时间。多米尼克让鲁伊兹拿了披萨，但却没有收他的钱。

“对不住了，鲁伊兹先生。”他说。

鲁伊兹浑身一僵，视线猛地瞄向多米尼克的脸。他用自己表兄的名字订的披萨，过去两周里，他就这么一直躲在老表家里。

“丹尼尔·鲁伊兹，我经‘罪恶之城保释公司’授权，将你逮捕归案——”

鲁伊兹把披萨和钱直接扔门口，急转窜回屋里。多米尼克低吼一声追了上去。

屋子里虽说不怎么宽敞，倒也布置得挺温馨，地板上摆满了玩具，墙上和桌上到处点缀着两个可爱小娃娃的照片。多米尼克一路跑过也没细看——那位表兄带着老婆孩子去奶奶家过

周末了。多米尼克早几天前就锁定了鲁伊兹的位置，正是冲着这趟预先安排好的举家外出，才把逮捕行动延后这么久。

鲁伊兹在客厅里绕过沙发转了个弯，多米尼克干脆跳过沙发，一下子缩短了两人的距离，紧追其后冲进厨房。鲁伊兹打开后门，突然刹住，发出惊恐的大叫。

后门的台阶上有一只百来磅重的德牧-罗威纳混种大狗。反骨妹正严阵以待地坐着，耳朵竖起，全身都准备好了应对鲁伊兹的每一个动作。不过，她倒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攻击性——多米尼克不下指令她是不会出击的，因为不到迫不得已，他可不会派她上阵。

鲁伊兹回头看看多米尼克，后者堵在了厨房门口。瞧鲁伊兹那脑袋来回扭个不停，多米尼克从那表情就能看出他的内心有多挣扎：是单挑一名体格大他一倍的肌肉男，还是对付一只分秒间就能撕破他喉咙的大狗？

当然没得选，鲁伊兹被吓得动弹不得。多米尼克摘下棒球帽扔一边，伸手把头发往后捋捋顺。

“你逾期未能出庭，鲁伊兹先生。你知道我会来抓你的。”

“我还不上，”鲁伊兹碎碎念道，“我真的拿不出钱来。”

“我理解你。”多米尼克说，字字都是真心话。他比绝大部分同行都更能对鲁伊兹的处境有共鸣。“但是所有那些可以帮助你处理好债务的机会，你都无视掉了，本来只是欠债，结果演变成了刑事罪；然后你母亲出钱把你保释出来，你又逃跑了。你拖得越久，最后的下场只会越糟糕。”

在内华达州，欠赌场的赌债不还相当于是开了空头支票，也就等同于有意识的金融诈骗，如果数额达到一定量，就会被当做重罪处理，遭到公诉。因为没有及时对赌场找他还债的提议做出回应，最后被对方将诉讼提交给了地检署，鲁伊兹这下算是把自己给扔进火坑里了。

多米尼克从腰带上取下一副手铐，张开双臂，慢慢朝对方靠近。“我不想伤到你。”

如有必要的话，他也不是下不了手。他有隐蔽持枪许可证，做任务的时候，从不忘记把他的格洛克手枪放进左臂下的枪套里。迄今为止，他从未对目标开过火，可要说电击枪和催泪喷雾这两样，他还真没少使就是了。

鲁伊兹往后退了一步，听到反骨妹发出呼呼的警告声后，顿时又缩了回去。他浑身抖得跟筛豆子一样。

多米尼克保持警惕，防着对方突然采取什么动作，就这样慢慢朝他靠近。虽然鲁伊兹看着像是个只能跑不能打的家伙，可人在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而且这还是在厨房里——到处都是潜在性武器——暴力争执最怕发生在这样的地方。

鲁伊兹来回踮着脚，呼吸粗重，四处打望像是在找什么之前没发现的出口。

多米尼克轻言细语地说：“你母亲拿房子作抵押才把你保释出来。如果你不跟我走，她就会失去房子。你想成为不肖子吗？”

鲁伊兹闭上眼睛，垮下的肩膀表明他已经投降。“操！”他嘀咕着，伸出了双手。

“谢谢。”多米尼克“咔哒”扣上手铐，拍遍鲁伊兹全身查找武器——不出所料，没有携带。他冲反骨妹吹声口哨把她唤进来，然后关上后门并锁好。

走出前门时，他停了一脚，把散落的钞票捡起来，叠整齐后摆在门边柜上。他倒是把披萨顺走了，因为可以想象得到，等这家人周日回家时，看到满满一盒子变质好几天的芝士，会是什么心情。

再说了，这么好的披萨，谁会舍得白白浪费呢？

[1] Flatbush, 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区。

[2] Calling card, 指连环杀手一类特殊杀人犯在犯案后留在现场的具有其个人特色的证物，相当于作品“签名”。

[3] Las Vegas Strip, 长达6.8公里的拉斯维加斯主干道，汇集了众多酒店和赌场，后面简称的“长街”亦指它。

[4] 主要是一些麻醉、致幻或者致兴奋类药物，其中“克他命” (Ketamine) 学名氯胺酮，是一种强效麻醉止痛剂，华语地区俗称“K仔”或“K片”。

[5] 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 简称CCDC, 拉斯维加斯市隶属内华达州克拉克郡。

[6]Henderson，内华达州第二大城市，距离拉斯维加斯仅五英里。

第二章

多米尼克懒洋洋地坐在郡拘留所的长凳上，一边等警察走完鲁伊兹的逮捕程序并与保释担保人做确认，一边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上的Grindr。这次任务的赏金不算多，但也能帮他还掉一部分债务，还能弥补周五晚没能去“魔鬼鱼”当酒保的收入损失。

“警校里那几个星期的自卫课程对你来说起不了多大作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多米尼克扭头瞅见利维·艾布拉姆斯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身后跟着一名新人警察。“真正的武艺和可靠的肌肉记忆需要好几年的刻苦训练才能达成。我的建议是找个你觉得适合自己的项目，然后抽时间坚持训练。”

与他同行的白人女子二十出头，一头金发扎成健气的高马尾。她一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边跟利维来到登记处的桌边，离多米尼克坐的地方不远。“你是指空手道这类的？”

利维耸耸肩。“看你自己喜欢吧。说实话，我个人对东方武术没兴趣。”

“那你练什么呢？”

“马伽术[1]。”利维心不在焉地回答。他看了看手表，叹了口气，另一只手搁在桌面不耐烦地敲打着手指。

能在利维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观察他实在难得，多米尼克可不会错过大饱眼福的机会。利维身材精瘦，总是绷得紧紧的，浑身充满张力，配上一身裁剪得体的定制西装，堪称完美。说起这定制西装，凭他当警探的薪水可买不起，十有八九是他的超级大富豪男朋友买的。利维一头黑色卷发，剪得很短，高耸的颧骨犀利得仿佛刀削出来的。有些人会觉得他的容貌过于凌厉，多米尼克倒是觉得超养眼，特别是侧影。

利维当然不是凭脸当上侦探的；也就几秒工夫吧，他皱起眉头四下扫视，搜寻触动他警察直觉的源头。多米尼克坐着不动，等两人目光交汇时，咧嘴一笑。利维的薄唇抿得细成一条线了。

“艾布拉姆斯警探，”多米尼克把手机揣进兜里站起来，朝对方所在的登记台走去，“这么晚了你来这儿干嘛？”看到他站直后的高大体格，新人警察眼睛都瞪大了。

“不关你的事。”利维的眼睛是清澈明亮的灰色，此刻则是冷淡中带着点嫌弃。“你呢？我看又是把哪个下三滥的逃保人揪着头发拖进来了吧？”

“我只对穷凶极恶的大坏蛋才揪头发。”多米尼克冲新人眨眨眼，然后对利维说：“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利维瞪了他一眼才转身对新人说：“凯莉·马林警官，这位是多米尼克·鲁索，赏金猎人[2]。”

“是保释执行人。”多米尼克说，倒不是因为他反感“赏金猎人”这个称谓，而是他就喜欢跟利维抬杠，好气得他冒烟儿。

“真的？”凯莉用一副兴趣盎然的表情看着他，这是他自报家门后，旁人最常有的反应。“你是怎么干上这行的？”

“我当了八年的陆军游骑兵[3]，刚退伍那会儿的日子有点不好过。”多米尼克没有细说他当时那个日子到底有多“不好过”。“一哥们儿建议我当保释执行人，结果就这样咯。”

“酷毙了。你有一”

“艾布拉姆斯警探，”登记台的警员打断他们，“你可以目击证人了。”

“谢谢。”利维的语调像是全然松了口气。“回见，凯莉，”他冲多米尼克短促一点头，“再见，鲁索先生。”

多米尼克点头回礼，目送利维在另一名警员带领下绕过登记台离开。剪裁得体的定制西装自然有诸多优点，多米尼克正享受其一：柔软的毛呢料子服帖地衬出修长有力的大腿，还有那紧实的臀部.....嗯，好想一巴掌拍上去。

凯莉看看多米尼克又看看利维，最后看回多米尼克，了然地轻轻嗯了一声。“你知道他有男朋友吧？”

“有男朋友又怎么样，他还没戴婚戒不是？”多米尼克故意大放厥词，凯莉哑然失笑。

说笑归说笑，不管对方是否已经有了对象，多米尼克都不会

真的去追利维。这男人长得是很美没错，可也是个不好惹的刺猬，跟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学究似的，成天端着个架子。多米尼克完全想象不出他那男朋友怎么招架得了。

* * *

告别多米尼克·鲁索后，利维怎么也甩不掉跟那家伙打交道导致的烦躁感。他通常挺反感赏金猎人这号人的一—都是些争强好胜、肾上腺素上瘾的自大狂，打着职业的幌子，纯粹为了从追捕中找刺激。多米尼克也是一路货色，即便他很擅长用自嘲卖乖和友好的微笑来包装自己。

可那微笑也太迷人了一—棕色的眼眸里满是暖意，强有力的下巴，本来就英俊的一张脸，再这么自然而然地一咧嘴，极具杀伤力。多米尼克的鼻子有点小断痕，可伤痕让那男人魅力只增不减。这让利维颇为心烦意乱，他通常觉得大块头的男人索然无味。多米尼克完全不是他平常喜欢的类型：体格堪比巨熊，比利维还高出半英尺，壮得跟卡车似的，而利维可不是小虾米身型。

够了！狠狠截断这通连绵遐想，利维走进侦讯室，又遇上了新的烦恼——他非得在这么沉闷且让人不安的环境里，找安娜·格拉诺夫斯基问话吗？在任何情况下，发现尸体都会造成心理阴影，更何况是德雷耶遇害的那种凶案现场。他希望在更舒适放松的地方向目击者取证；这里只会让格拉诺夫斯基下意识地产生抵抗情绪，把利维看成是敌人而非友方。

证人坐在桌旁——在利维要求之下，她并没有被拷起来——她还

穿着负责给天际大厦做保洁的那家公司的制服。玛汀之前说得没错，她确实老家在乌克兰，不过来美已经超过十年。利维没去确认她的美国公民身份，他才不关心对方有没有绿卡。

在走向桌子时，他的视线落到了格拉诺夫斯基颈间的细链子上，上面坠着一个希伯来文单词写就的符号，念作“Chai”，即“生命”的意思。这是犹太教的核心教义，也是犹太人捐钱送礼总是送十八的倍数的原因——“十八”是Chai在命理学[4]中的代表数字。

没准“同教之情”可以打动她？

“格拉诺夫斯基太太，我是利维·艾布拉姆斯警探。”他说着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微微低下头后，他又补充道：“我喜欢您的项链，Sh'kula tsdakâ ke'nêged kol ha'mitzvot。”乐善好施胜过其余诸戒律之和。

她惊讶地眨眨眼，上下打量着他，评判了一番后，脸上的表情也柔和了下来。他稳稳地迎着她的视线。

“是这样没错，”她终于开口，“你家教很好。”

“谢谢您。我对您今晚的遭遇道歉，吉布斯警官有时候脑子一热就控制不住自己。”

“我不应该打他。这我清楚。”她摊开双手好像在问：可换你又能怎样？“但他确实在威胁我，而且他那个什么——你们怎么说的，那个脸的模样？”

“他长着一脸欠揍样。”利维说着，嘴角微微一翘。

对方轻声笑起来。“是的。不过，我打他还是不对。我很抱歉。”

“我明白。我已经跟吉布斯警官谈过了，您不会收到任何起诉。您随时可以离开……不过，如果您能先跟我说说今晚，也就是您发现菲利普·德雷耶尸体那会儿的情况，我会感激不尽的。”

格拉诺夫斯基慢慢点了下头，往后靠在椅背上。“行。你想知道什么？”

利维暗自松了口气，表情如常地掏出记事本和笔。这比他原本预料的要顺利。“您是在晚上九点左右发现他的？”

“对。我通常从八点开始打扫二十五楼。看到德雷耶先生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我就留到最后才打扫他那间。”

“他经常工作到很晚吗？”

“哦，是的，再平常不过了。有时候他会在我打扫完之前下班，要是还没走，他会让我进去把垃圾收了。”

利维记下笔记。“这么说您认识他？您跟他说过话吗？”

“有……”

听到她的语调变沉，他抬起头，发现对方皱着眉。“怎么了？”

“我尽量不跟他打交道。”格拉诺夫斯基踌躇了一小会儿。

“他这人.....不太好。”

“真的？”利维感到惊讶，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这么说？”

她的嘴巴开开合合了好几下才说：“他笑的时候眼珠子从来不动，又冷又空洞。他总是很有礼貌，非常.....友好，是这样说吧？但友好的人不等于就是好人，你明白吧？”

“我明白了。”利维一边用笔敲打着记事本，一边回味她说的话。没有确凿证据前，光凭一个人对死者的直觉印象说明不了什么，不过这倒是给德雷耶和坎贝尔找到了一处意想不到的相似点。至少，可以根据她的证言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他晃晃脑袋，把注意力重新放在格拉诺夫斯基的证言上，一步步跟随她的讲述。她一进办公室就知道德雷耶已经死了一尸体那样子一眼可见是死透了的一所以她既没有去叫医护救援，也完全没有碰过尸体。事实上，她根本就没走进房门几步。她马上通知了大厦保安，对方打电话报了警，然后把她带到一间空办公室里隔离起来，直到办案的警员抵达现场。

在她做清洁的这段时间，二十五楼还有其他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叫得上名字，但她也能确认他们都是她以前见过的。她没有听到任何大动静，也没见到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发现德雷耶的尸体前，没发现任何不对劲的细节。结果就是，没有更多可以挖掘的。

掌握了所需的信息后，利维对格拉诺夫斯基的合作表示感谢，并送她离开侦讯室，让一名负责此事的警员接手。之后，他返回自己所属的分局；他还有一些必要的事务需要处

理，之后才能暂时搁下这案子收工回家。

等他坐电召车达到北长街，通过私家入口进入“巴克莱·拉斯维加斯中心”的私宅公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当然了，长街上的夜生活仍如火如荼不停歇。想当初，正是这辉煌灯火和勃勃生机吸引他来到这座城市，而眼下筋疲力尽的他已无法像往常一样去欣赏这些。他付了司机小费，往前方的公馆大堂走去。他已在这栋有五十层楼高的耀眼建筑里住了两年。

夜班门房鲍比为他拉开厚重的玻璃门。“又这么晚下班啊，警探？”他深表同情地问。

“是啊，就有这么惨。”利维疲惫地冲门房笑笑，再挥挥手，往电梯口走去，脚下的大理石地板被踏得咋哒作响。没几秒，有部电梯到了；进电梯后，他用钥匙卡朝读卡器上一扫，再按下第五十层楼的按钮。

利维初遇斯坦顿是在拉斯维加斯市警察局举办的筹款活动上，他对对方的身份一无所知。他倒是知道“巴克莱”这个姓氏——想不知道也难，那几个大字整天高挂在长街上空，像钻石一样闪瞎人眼。可斯坦顿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字。

直到利维准备好去赴两人的第一次约会时，他向玛汀倾诉内心的焦虑，她才替他把眼皮子底下的事实指出来：在派对上会撩得利维放下心防的那位体贴又有魅力的男士，原来就是斯坦顿·巴克莱——身家亿万的酒店帝国继承人。

利维差点当场就要取消约会。还好玛汀说服了他，他为此感谢她一辈子。虽说斯坦顿有时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没

办法，谁让他从小到大都享尽荣华富贵——但他确实是个体贴关怀的人，待人温柔慷慨得简直不像话。

尽管那份温柔与慷慨有时会让人有点窒息。

利维走出电梯，来到顶层公寓的私家大堂。他打开大门悄悄走进去，动作轻手轻脚地。斯坦顿把门厅里的灯给他留着，昏暗的灯光照出奇形怪状的影子，投射在柔和的黄褐色墙壁和浅色硬木地板上。

利维穿过公寓，绕开那些他早已熟稔的流线造型现代风格家具，来到主卧室。轻薄的纱帘已经放下来，遮挡着卧室巨大的窗户。斯坦顿在床上睡着。

利维已经快累趴了，但还是先仔细冲了个澡——他才不要把犯罪现场的那股污秽带到床上。洗干净并换上旧睡裤后，他上床钻进被子里。

特大号的床足够三个男人躺在上面还不会挨上彼此，但利维还是一路挪过去，直到胸膛贴上斯坦顿的裸背。他将一条胳膊搭在斯坦顿的腰上，吻了吻对方的肩膀，然后闭上眼睛，一边惬意地感受着斯坦顿的身体在睡梦中微微扭动，一边努力把那张浸满鲜血的书桌从脑海中赶走。

[1]Krav Maga，希伯来语直译为“近身格斗”，是以色列军队独创的一种实战型搏击武术。

[2]bounty hunter，正式名称是Bail enforcement agent，即下面的“保释执行代理”。美国司法系统的民间武

力补充，主要负责搜捕那些交了保释金后逃逸的嫌疑犯，即逃保人。

[3]Army Ranger，美国陆军特种兵部队的一支，与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和陆军的“三角洲部队”齐名。

[4]又称数秘术，将希伯来字母与数字替换，是犹太教解经的一套独有的密码体系，民间多用于祈福算命。

第三章

第二天早晨，利维起得比平时晚，直到被现煮咖啡的香气勾得心痒，才勉为其难下了床。他套上T恤，一边拖着步子走向厨房，一边用手掌根揉着惺忪的睡眼。

玻璃温室风格的早餐角沐浴在阳光中，俯视着拉斯维加斯长街。斯坦顿坐在那里边吃边看《拉斯维加斯评论报》——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利维站在门口注视着他。

玛汀有次开玩笑说斯坦顿长得就像迪士尼动画片里的王子，还真没有夸大其词：拉斯维加斯的阳光造就的古铜色肌肤，浓密的棕发往后梳成经典的样式，蓝眼睛配上长得不可思议的睫毛。他的下巴上甚至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小窝，让利维从来都看不腻。他匀称精干的身材与利维相仿，只是肌肉远没有利维的紧实。

“早上好。”利维说着走进厨房。

斯坦顿的视线离开报纸，抬头冲他一笑。“早。你睡得怎么样？”

利维左右活动脖颈，然后俯身吻了对方。斯坦顿一手扶着他的臀侧，利维则将手指伸进斯坦顿的头发里，享受着那丰盈柔软的质感。

他们已经三周没有做爱了，倒不是因为没“性”致。斯坦顿的日程也排得满满的，还随时说变就变，一点都不亚于利维。两人难得抽空共处时，也总有一方不是太累就是压力太大，压根提不起劲来。原本如鱼得水的“性福”生活遇上少见的大旱，这让利维愈加后悔取消了昨晚的约会。

“饿不饿？”斯坦顿问道。他点头示意自己盘子里的炒鸡蛋和吐司——没有培根，这不意外。利维来自进步派犹太教家庭，没有完全遵守饮食规诫，只忌食猪肉和甲壳类。斯坦顿在两人同居后就也不再吃这两样了。虽然利维绝不会这样要求对方，斯坦顿的尊重之举还是感动了他。

“不怎么饿，就是咖啡因不足。”

斯坦顿捏了捏他的臀侧，起身领着利维坐下。“坐吧。我去给你倒一杯。”

利维左右扭头，活动紧张的颈椎。斯坦顿没一会儿就把一只马克杯摆在他面前，然后坐回自己的位子。利维把杯子举到嘴边，感激地小啜一口——黑咖啡再加一份意式浓缩，不加奶不加糖。

“谢谢。”他说着，愉快地吸进一口热腾腾的香气。

“不客气。”

两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斯坦顿一页页地看着报纸吃早餐，利维的大脑也渐渐清醒了。

终于，斯坦顿问他：“你今天上班吗？”

“不去不行。”

利维准备好来一场争辩，斯坦顿却什么也没说，头也不抬地又翻了一页报纸。他从不过问利维的案子，不仅因为他很清楚利维不会透露细节，更因为他厌恶利维的工作。他是利维认识的极少数对警察故事不感冒的人。

“至少你的咨询疗程还顺利吧？”

利维僵住了。要说比刚刚那个话题更糟糕的，恐怕就只有这个了。

利维迟迟不吭声，斯坦顿向上一瞄，看了他一眼，顿时怒气冲冲地“啪”一声合上报纸。“利维！”

“我没时间——”

“你又取消了？”

“我得工作。”这是借口。利维昨天一早就取消了咨询，好赶在上班前多挤出一小时跟他的马伽术教练切磋。“而且我没有取消，只是挪到——”

“挪到什么时候？”

利维“吧嗒”一声闭上嘴，视线转到别处。

斯坦顿握住他的手。“利维，”他温柔道，“你杀了个人。”

这几个字犹如冰水泼在利维脸上。他甩开斯坦顿的手，生气道：“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有完没完！”

“你是被迫的。你做得对。可了解你的人都知道你为此有多寝食难安。不把事情彻底理清楚，你是翻不了篇的。让娜塔莎来帮你。”

利维摇摇头，但却是因为心中懊丧，而不是要拒绝帮助。他一直都很喜欢娜塔莎，她是维加斯警局“警员援助计划”的咨询师之一，但就算面对的是她，要谈起那次枪击事件也够痛苦的，利维宁可把指甲连根拔了也不想说。

“这可真由不得你。你的警司要求你必须参加六次咨询，而你只去了三次。”

利维赌气不说话。他讨厌情感冲突，总是想法设法地避免争执，而斯坦顿偏要借着他的心绪不宁，对他步步紧逼。

“你有想过这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每天悬着一颗心看你出门，不知道你能否安然回家？”过了好一会儿后，斯坦顿说道。

利维蹙了蹙眉。

“你每天在外冒着生命危险，我却完全没办法保护到你，你知道我的感受吗？”斯坦顿伸手捧住利维的下巴；利维没有拒绝，由着斯坦顿把他转过去面对面。“除了你的生命安全，难道你还要我担心你的精神状况吗？”

“我没想要这样。”

“我知道。”斯坦顿用拇指揉过利维的下唇。“所以就算不是为了自己，就当是为了我，你去把咨询做了好吗？”

利维把斯坦顿的手从自己脸上拨开，不过他还是握住那只手，并将两人的手指交织在一起。“好的。”

“对我保证，”斯坦顿说，“保证你今天会给娜塔莎打电话，尽快安排咨询。”

“我保证。”利维说。

* * *

内华达大学维加斯校区内，多米尼克迈着稳健有力的步子，按照日常路线在校园人行道上慢跑。反骨妹在他身边，毫不费力就跟上了他的速度，迈着轻快的脚步，她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但却不会绷着牵引绳要往前冲，也没有往路线之外乱跑。

天气美极了，晴朗而明媚，气温大约是华氏七十多度[1]，完美的四月天。多米尼克抓紧时间享受着这份惬意——要不了

多久，他就只能在清晨慢跑，或者干脆挪到室内进行。想要中暑而死的话，没有比入夏以后在拉斯维加斯室外跑步更高效的办法了。

跑完了一圈五英里的路程后，一人一狗折返前往停车场去找停在那儿的皮卡。他从车厢里拿出毛巾擦了脸和脖子，再从冷藏箱里拿出一瓶水，将折叠狗碗展开后，把水满上。反骨妹看着他，舌头挂在嘴边开心地哈着气。

他揉揉她的脑袋，把碗摆在地上。“来喝吧，甜妞。真乖。”

他仔细监督反骨妹喝水——生怕她喝多会胀——等她喝得差不多了，就把碗收走。人和狗都补足了水后，他就地在停车场换了件干净上衣，然后开车驶往“罗贝托卷饼店”——一家校区边上的墨西哥风味小吃外卖店。

他倒车把皮卡车尾对着小吃店门口，让反骨妹坐在货厢上，好让他在店里也能瞅得到她。点完餐后，他的注意力被摆在架子上的传单和小册子吸引了，都是长街和市中心一些观光点的揽客广告。

他几乎是身不由己地拿起了一份广告单，上面写着“硬石酒店”正在举办一场奖金翻倍的视频扑克大赛。他刚把昨晚领取的赏金存入了还债账户，可以挤出一部分，就一小点儿，用来参加比赛。只玩一小会儿，输光了钱就收手。他可以.....

光是这番浮想联翩，都能让他呼吸提速，脉搏加快。他能真切地感受到——因为押上一大笔赌注而引得肾上腺素奔涌而出，因为连连得分或者一次中个大彩头而心潮澎湃。这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感觉，哪怕是险些失之交臂的揪心.....这极乐

狂喜，世间再无他物可比拟。

他闭上眼睛，花哨的广告单攥在手里揉成了团。赌博没有安全可言，他在心里默念着，又回到这熟悉的心法逻辑里。“该收手时就收手”是在自欺欺人，赌博没有安全可言。

他睁开眼，回头看看坐在货厢里的反骨妹——她正隔着玻璃门瞅他呢。她在等他离开餐厅，好带她回家。她依赖着他的守护，正如她也守护着他，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把自己脑子里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赶出去。

他把广告单扔进垃圾桶，听到柜台那边叫他就转过去了。

几分钟后，他载着好几袋打包的外卖，把车停进离他公寓不远的停车场里。这栋公寓是一座造型简洁的混凝土楼房，平面呈“U”形，中间是带泳池的院子，楼有点旧了，虽说外形不怎么样，可邻里关系倒是挺融洽友好。

进入大门后，他解开反骨妹的链子；她跟这里的住户都相处融洽。穆诺兹太太和金太太坐在泳池边看自己的孩子们戏水，多米尼克一边冲她们挥挥手，一边走外设楼梯上了二层，敲了敲2G号房的门。

“门没锁！”卡洛斯在屋里喊道。

多米尼克皱皱眉，走进公寓房里。“你们什么时候兴起不锁门了？”

“佳思敏在洗衣服，进进出出的。”卡洛斯两天前刚做了上身的手术，他坐在沙发上，胸部绑着压迫绷带，两侧还插着排液管。他朝反骨妹伸出一只手，狗子凑上前跟他打了个招

呼。“免得她老担心自己忘了带钥匙。”

多米尼克把装外卖的袋子放在茶几上，凑上前检查卡洛斯的状况。他气色挺好——小麦色的肌肤显得挺健康，眼睛下面也没有黑眼圈。没刮胡子，不过那是他刻意在蓄。“你感觉怎么样？”

卡洛斯换了个舒服点儿的姿势，整了整盖在自己那双长腿上的鲜艳毛线毯。“好得很，没有我之前担心的那么疼。那是什么？”

“我跑完步后顺道去了趟‘罗贝托家’，我觉得我怕是买了三人份的吃的。”

“多姆，”卡洛斯说，“你用不着——”

门又开了，佳思敏抱着一个硕大的篮子，里面摆着叠好的衣物。多米尼克连忙过去帮她接手。

“谢了，多姆。”她踮起脚来吻了吻他的脸颊，冰凉的唇环贴上多米尼克的皮肤。

多米尼克先认识的是佳思敏，就在他搬进来那天，实实在在地撞了对方一个满怀。没多久，他又帮卡洛斯在他当酒保的那家夜店找了份工作。从那以后，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

“我没想到你会过来。”她说。

“他带了午饭。”卡洛斯说。

她严厉地看着他。“多、米、尼、克——”

“放卧室行吗？”他问道，不等她再开口就拿起洗衣篮子溜了。

佳思敏是纹身师，收入很不错。不少来拉斯维加斯玩的游客觉得在赌城纹个身很有意义，因而客源稳定。可两人已经在卡洛斯的手术上花了大几千，卡洛斯在恢复期间又有好几个星期无法工作。虽然他们对受人帮助感到不自在，但确实捉襟见肘。

等多米尼克回到客厅，谁也不去提那茬了，哪怕他摆明是买了三个人一餐都吃不完的分量。佳思敏匆忙翻出她专门为反骨妹买的文青追捧的有机狗零食，然后三人一狗一边吃饭一边其乐融融地闲聊邻里间的八卦。饭后，没等另外两位开口强令他把吃剩下的打包带走，他就干净利落地溜了。

他的公寓就在隔壁。反骨妹一跃钻进她位于客厅角落的狗床上，累坏了。多米尼克可没有小憩的福分，他匆匆洗了个澡就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

他通常会同时处理好几个案子，因此在过去几周里，除了鲁伊兹，他还通过网络搜寻着另外几个目标。大多数目标都很好找。他经手的案子大概有八成都能在一两天内锁定逃保人的位置——通常是在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想到的地方，不是某个朋友的家里，就是他们上班的地方。可时不时地，他也会遇上一两个需要多动脑、多费心的案子。

马修·古德温的案子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是维加斯大学的在校生，数月前，他和几个兄弟会的成员被控强奸，古德温是唯一一个逾期没有出庭受审的。这家伙基本上人间蒸发了。

多米尼克用尽了所有追踪藏匿犯的技巧方法，走访了所有古德温可能会联络的人。可一周多过去了，他还是没能找到半点蛛丝马迹。

他开始觉得古德温可能已经离开内华达州了，那样的话，他只能放弃这个案子。多米尼克不会跨州抓捕逃保人；那样做会牵涉各种棘手的法律问题，他还不能持枪出行。

他检查了一下手头每一桩案子的状态，重温了案子的细节，并根据紧急程度安排好接下来的行动清单。他对这套流程早已驾轻就熟，几乎是机械式操作，结果差点略过了本应第一时间跳出来的异常状况。

古德温的信用卡有一笔交易。

多米尼克盯着显示器。对于无法即时确认藏匿位置的逃犯，他会采取的下一步就是监视对方的信用卡。古德温自失踪以来还没用过自己的信用卡。可眼下白底黑字显示着——今天中午12:22，一笔5.05美元的消费，地点是北面的某家加油站，距离维加斯市区不到一小时的车程。

有那么一会儿，多米尼克心里泛起疑云。古德温成功藏匿了那么久，远超过绝大多数逃保人，为什么这会儿暴露了呢？而且如此明显，却只消费了这么点钱？

然后他摇摇头，觉得自己还是多疑了。人在逃窜时难免犯错。他们会累、会自信过度，于是就因为这一小会儿的意志不坚定或者直接犯蠢，他们就被抓获了。吃他这行饭，靠的就是这些。

追踪逮捕古德温可比抓鲁伊兹那种吓破胆的小屁孩儿要有成就感多了。但愿古德温还会来点儿像样的反抗，这样多米尼克就有借口给他点儿厉害尝尝，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想到这里，多米尼克越发热血沸腾了。

“可逮着你了，你个挨千刀的强奸犯。”他咧嘴一笑，记下了加油站的地址。

有时候，抓逃保人的快感一点也不亚于赌博。

[1] 约合摄氏二十多度。

第四章

看着天际大厦第二十五层的监控视频，利维发出了不敢置信的哀叹，他又倒回去重新看了一遍那个时间段的影像。在快进看了大约十五分钟后，他按下暂停，捏起了鼻梁。

“操！”他低声骂了一句。

“哪里有问题？”玛汀问道，在他桌上放了一杯保丽龙杯装的咖啡。

“监控视频屁用没有。”他拿起咖啡，补上一句：“谢谢。”

玛汀坐回自己与利维正对的工位，长叹一口气，因为她一整天都在外面跑没停歇。小啜一口自己的冰咖啡后，她说：“怎么回事？罪犯对视频动了手脚？录像是重复的视频？”

“镜头被转了个方向。”利维说。

“什么？”

他将显示器转向她，重播监控视频。“摄像头的可视点范围外到远处角落的电梯之间有个盲区。凶手从摄像头下方靠近并将摄像头整个转到了另一边——估计用的是笤帚柄之类的——所以摄像头的朝向完全背对着通往德雷耶办公室的走道。凶手回来时又将摄像头转回原来的位置。监控视频里完全没拍到凶手的影像。”

她忧心忡忡地咬起了吸管。“也就是说，凶手肯定事先对大楼进行了踩点，知道要去哪儿杀德雷耶。”

“对。”他将显示器转回原位，又按了一下暂停键。“我在逐一核对昨天在大厦安保系统中打过卡的人的身份，还有几个技术人员也在梳理大堂里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吧。”

两人心里都清楚这希望挺渺茫的。多亏了监控录像，他们至少知道凶手是在什么时候来到二十五楼，花了多久杀死德雷耶再布置好犯罪现场，以及离开的时间。可这栋四十层高的大厦里，有一千多名固定员工不说，再加上每日的访客和物流人员，调查效果并不乐观。

不管是凭借合理正当或是虚假的由头，凶手都可以在这天的

任一时间段里进入大厦，藏匿若干小时后才对德雷耶行凶。此人在离开案发楼层后，也不见得就得马上出大厦。事实上，利维敢打赌说，当他和玛汀勘察犯罪现场时，凶手还在大厦里。缺乏具体的嫌疑人名单，他现在纯粹是在抓瞎。

“你那头的情况如何？”他问道。利维负责跟技术人员打交道，他一直在催促验尸所和法医出报告；玛汀则负责对德雷耶的家人和同事采访取证，构建出他死前动向的时间线。

“德雷耶昨天的日程跟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他在下午五点后便没有任何会议安排了，也没有订过外卖。他的妻子证实了他经常工作到很晚。他在昨天三点钟左右打过电话给她，说要早点下班。”

“有人想置他于死地吗？”

利维边看着电脑边关注玛汀这头，注意力给分散了。见她没有立刻回答，他将视线从屏幕上挪开，看到她冲自己露齿而笑，还挑了挑眉毛。

“你有什么干货？”他说。“快说。”

她放下咖啡，胳膊搭在桌上。“是这样的，我访问过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不可能有人会跟德雷耶产生过节的。‘多好一人啊，谁能相信这种事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都是一通‘死者为大’的客套话，懂我意思吧。好像一个人被谋杀了，就代表他这辈子都没犯过错一样。”

利维点点头。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调查识别作案动机的时候却令人神烦。

“可是等我回到分局后，金融犯罪组的辛格跟我聊了一些非常有料的内容。”

她停在这里，故意卖关子，但他已经对接下来的内容有数了。

“你不会是要说——”

“他们已经暗中调查德雷耶整整十八个月了，”她那语气像是在宣布什么重大消息，“当然，都是暗中调查，但他们已经准备好以挪用和诈骗投资人资金的罪名立案了。这人一死，可把他们气炸了。几百个钟点的人力投入都打了水漂。”

这个突破性进展惊得利维往椅背上一倒。他首要调查的方向之一，就是德雷耶的犯罪记录，结果发现这人干干净净没有案底——至少表面上如此。这个消息为探案的方向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有多少人知道这项调查？”

“不多。德雷耶本人都不知道，他老婆、以及他在天际的上司也不知道。对于德雷耶这样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地检署希望在起诉他之前不要走漏风声，所以这事属于只有必须知道的人才知道——地检署那边有个别知情的，还有就是金融犯罪组的几个人。”

“从实际考虑，还有所有跟以上这些人聊过天的人。”

玛汀冷嗤一声。“没错。”

利维心下咀嚼了一番。“有可能是他的某个客户发现有猫腻，然后决定给他点厉害尝尝。”

“当然。也可能是……”她耸耸肩，伸手去拿咖啡，“这是德雷耶与坎贝尔之间唯一可靠的关联点：他俩都是犯罪分子。”

“可能是巧合。”

玛汀啜了一口冰咖啡，那对会说话的眉毛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表达她要说的意思。

“关于那案子，辛格还跟你说了什么？”

“一点不漏。事实上，他把手头所有资料都送来了。”

“什么意思？”利维问道，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

她用下巴冲着办公室那头一点。利维转身看到一名制服警员用手推车推着一大堆文件盒朝他们的隔间走来，一路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办公桌之间。

“这个调查是完全保密的，所以相关资料都用纸面呈现，而且只能是纸面，”玛汀说，“咱们得用传统方式把这些都理一遍。”

“妙不可言。”他一边疲惫地说着，一边把桌面收拾出一片空来。

* * *

“我在找我弟。”多米尼克把手机亮给加油站便利店里的收银员看。“他被女朋友给甩了，也没跟谁说一声去哪儿就离家

了。我担心他会干傻事。”

多米尼克开着古德温的Instagram，照片上的古德温站在校园里，胳膊搂着一名年轻女子，笑得一脸春风得意。多米尼克对这张照片非常反感，不知是因为古德温的恶行让他先入为主了，还是因为这小子一看就是个一脸贱笑的臭屁渣男。

收银员佩戴的姓名牌写着“肖恩”，他仔细看了看照片，摇摇头道：“今天没见到长这样的人，我早上九点钟就来了，不过……”他眉毛一蹙，“我总觉得他有点眼熟，能给我再看看吗？”

“请便。”多米尼克把手机递过去，让肖恩按自己的节奏浏览古德温的Instagram。

他寻迹追踪到了郊外的一个住宅区，所见之处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风格房屋，造型千篇一律的房屋一栋接一栋，剩下就是连绵的沙漠风光。走了好几英里，这个加油站是他遇到的唯一一户商家。便利店货架上塞满了加工过度的垃圾食品，柜台上有个机器烤架正在滚动式地烤着热狗，那味道充斥了整间店。

“我去！”肖恩大喊一声。“没错了，我见过这货。他没戴太阳镜我都认不出来了。”

他把手机还给多米尼克，屏幕上显示的是古德温在沙滩上，戴一副深色的蛤蟆镜。

“这么说他确实有来过这儿？”多米尼克问。

“今天没来。上次来……呃，是周二吧，好像是。”

多米尼克抬起一边眉毛表示怀疑。“你确定就是他？”就一张一晃而过的面孔而言，一般人很难在过了四天后还能记得住，尤其是一张一半被遮住的面孔。

“绝对的，我记得他。”肖恩说完冷笑一声。他指着商店另一头的半自助咖啡吧说：“那家伙把咖啡洒得一地都是，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连声‘对不起’都没有。只管再接一杯，然后就那样拍拍屁股走了。什么玩意儿。”肖恩打住话，像是后知后觉想起了古德温是多米尼克的“弟弟”。“呃，不好意思得罪了。”

“别放在心上。”多米尼克冲肖恩挥挥手让他放心。“他是家里的老幺——爸妈把他宠坏了。”

“我有个妹妹也是那样。我都要疯了。”肖恩夸张地叹一口气，接着说：“总之吧，你弟那天来了一趟，买了一大堆吃的，装了两桶汽油，都是付的现金。他把钱往柜台上一扔就走了，都没递到我手上。”

古德温是个混账东西没错，可他这副德性倒是帮了多米尼克大忙。“那你有没有看到他开什么车？”

“他没开车。我是没看到他进来，可我绝对是看着他走的。他走的侧门。”

多米尼克看了看对方说的那扇门，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呢？”

“那边没有停车的地方，开车来的人都是从前门进出。不过这儿附近住家的会有不少人走路过来，他们就走侧门。我看

着你弟出了侧门后一直都走人行道，后面我就没注意了，反正没看到他上车。”

“嗯？”这让多米尼克多少有点惊讶，他琢磨起这新信息来。确定自己这次找对了方向固然令人欣慰，但那条指引他来到这里的线索，却是古德温在这家店刷了信用卡，而且就在今天！之前隐隐徘徊在他心头的不对劲感一下子冒出了头。“你确定今天下午没见过他？”

肖恩耸肩道：“我肯定是没见过他，可这不代表他今天没来过。”

话是没错。多米尼克还可以向店里其他几名雇员打听，但到头来，有没有人记得在今天见过古德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古德温来过这里，而且很可能就藏匿在这附近。

多米尼克谢过肖恩的配合，买了瓶冰茶和一根蛋白棒就回到他的皮卡上。因为不知道这一趟要跑多久，他没有带上反骨妹，只有自己孤身一人。随后他发动车子，驶出了加油站的停车场。

他需要重新从古德温的家人、朋友，甚至是点头之交入手，逐一排查有谁与这座小镇有关联。古德温会找这个地方落脚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他选择这里并藏匿了这么久，那准是因为他知道这里有个合适的藏身—

路边的一块广告牌吸引了多米尼克的注意，他条件反射地一脚踩下刹车。后面的车主猛按一顿喇叭。

多米尼克把手伸出窗外挥手致歉，然后把车子开到路肩上，

让后面那辆车超过。他抬头看着广告牌。

照片上是一栋颇让人心动的西班牙布道院风格住宅，上面印着大写的白色粗体字：璀璨别墅，希福地产开发公司倾力呈现。下面还有一排小字：生活在这里，家就在这里！

一切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只不过广告牌已经褪色，一副饱经风吹日晒的模样。而在那排标明是住宅开发区入口的砖墙背后，尽管绝大部分的房子都还没有修建完成，却也没看到任何施工设备。

用手机搜索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希福地产于三个月前宣告破产，这片开发区还没找到接手的买家，于是这片烂尾楼墓场就为某个没骨气的小强奸犯提供了便利的藏身之所。那家伙连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胆量都没有。

多米尼克咧嘴一笑，把车子开回到路上。

他把车停在几个街区外的街边；汽车引擎声在荒废的房地产开发区无异于提前警告。下车前，他穿上了防弹背心，再穿上肩上的枪带和外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他步行进入“璀璨别墅区”，站在入口处的矮墙边观察整个开发区的布局。与广告牌宣传的一致，这些西班牙布道院式的房屋有低缓的坡屋顶，圆边的门窗，铁艺装饰刚刚开始安装，室内的花纹瓷砖铺设接近完成。他不知道这片开发区有多大，这让他的搜查任务有点没底，好在不少房屋连屋顶和墙都还没建好，一眼就能被排查在外。

古德温最有可能地是远离主干道，在小区内部选择房子藏

身。多米尼克紧挨着房子完成度低的这半边走，走到公路上往来车辆看不到他的地方，就把手放在枪把子上。

相比起目标逃逸，他更担心遭到埋伏。古德温一点也不傻，他知道逃跑没有好下场。下午已经过去大半，快接近傍晚了，但光线还是很充足，开发区里也没有什么园林景观，只是平坦光秃的一片地上散落着空荡荡的烂尾楼。任何人在这里跑动，都会立刻引起注意。

不，换做是古德温的话，如果知道多米尼克要来，他肯定会负隅顽抗。既不知道古德温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武器，多米尼克只能保持高度谨慎，对有可能的房子进行逐一的排查。

他从陆军退伍也没多久，再说了，游骑兵的那套训练早已深入骨髓写进肌肉。诚然，单人行动不同于与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协同作战，但是基本方式和肌肉记忆都在，他靠的就是这些。多米尼克穿着软底靴子，走起路来几乎没有声音，像幽灵一样悄然出入每栋房屋，留心周遭每一个小响动和细微动静。

排查完四栋房屋后，他发现了目标——一条街开外的一栋房子，后院露台有一台便携式发电机，后面接的延长电线蜿蜒穿过一个空洞，如果房子能修起来的话，那个洞本来应该是安滑动门的。难怪古德温需要汽油。

多米尼克猫腰接近那栋房子，眼睛紧盯着窗户，却没有侦测到任何动静。等来到露台时，他发现发动机悄然无声，手触之下也没热度。难道古德温已经转移了？

格洛克手枪蓄势待发，他踏进屋内，才往客厅没走几步——一阵干呕，多米尼克连忙把脸埋进胳膊肘里。

天呐，他太了解这股味儿了。尽管上次闻到这味儿时，是在隔着半个世界远的另一片沙漠里，可短短几年还不足以让他忘掉死尸被遗弃在沙漠里炙烤的味道。

他放下胳膊，强令自己深吸几口气，把酸水咽回去，直到多少能适应为止。等确信自己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不会吐出来后，他有条不紊地把房间挨个清查了，处理完一楼后，再顺着延长电线走上楼。

尽管还保持戒备状态，但他也能感觉得到：不管这里曾经有什么危险，警报也早已解除。无论有什么东西死在这屋里，那也都是好几天前的事了。

延长电线一直通往主卧室。他排查完这层楼的其他房间后才轮到主卧，好确保屋里只有他一个人。接着，他推开了主卧室半掩的房门。

“我靠！”他说着，放下了举枪的手。

马修·古德温再也贱笑不成了。

这个曾经还算英俊的年轻人，如今已沦为一具肿胀发黑的死尸，被苍蝇嗡嗡萦绕着。死者背靠着墙，端端正正地坐在地板的一张床垫上。他的喉咙被割开一条长长的口子，衣服和床单上满是凝结发黑的血。

多米尼克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到什么，壮胆走进屋里。古德温正对着一台小电视机——屋外那台发电机最后连接线的终点

——不过因为没电，屏幕已经黑了。最诡异的是，他的左手还握着一瓶啤酒，放在身侧好像才刚喝了一口似的。

这怎么可能？还有，那是什么……

多米尼克皱起眉头，凑近去看古德温的手。那手里确实夹着什么东西，就在拇指和其余四根手指围绕酒瓶合拢的地方。

是一张普通的扑克牌——黑桃七。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